V
K275
K131

1. 8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三

序

兄德瞻先生遺集序

康氏諱阜字德瞻關中武功人也父曰平陽府君生二子曰阜與海阜生十有九歲死死之日海纔生一歲故弗能述其兄志焉又廿有一載海始讀先君之遺書乃知兄善文辭也於是因母太安人平日之言思有以傳述兄之文辭矣兄故有科舉文字數十百篇及騷賦詩一卷先人命曰亡兒襍稿科舉文字今弗述述其騷賦暨詩通百十二篇分為四卷其行已

之事志傳所載悉釐卷末然海所重其兄之文辭骨肉之際愛之道也百世之下其傳與否焉海不得而知也由今之所見兄之文辭盖已夐然火儷已出入三唐振耀六代假之以年沈宋不足多也録以俟之當自有采焉者矣正德二年秋七月戊辰弟海謹序

己丑燕遊録序

予有別業在武亭川南漆之西滸命曰滸西別業日遊息其上客至則烹雞置酒張樂賦詩相與行樂垂二十二年或曰子之樂毋已甚乎予應之曰夫造化假予以百年之生食之以五穀益之以五味亦云備矣然年有齊不齊者其數之異不可得而齊也叔夜欲生而被戮郯子苦疾而得壽稽諸往牒愴焉興懷數命所在確不可易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夫順理而往則裕而不勞俟命而行則達而靡耾是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則予之樂夫何甚乎戊子之秋予訪渼陂先生於鄠杜言古今之變豪俊之業因與約為春中之遊乃後至華山而西過長安二三子者其興勃然畢欲至矣於是歸而以書約岐風二公比期則渼陂北山具以事輟而岐東子慨然先至

同徐得中居八日候諸子未至乃去而長安則惟太
微蒙溪與徐良弼晚方至與居數日登高眺遠息林
弄波景物不遺歡賞畧具或感時有賦興懷有作僅
子所録秋然盈卷於是次其得之之序統為一帙命
曰巳丑燕遊録淡陂子聞之取以追和其事因并録
之如左

北上集序

余以乙丑秋九月廿五日發車北上由長寧趨興平
歷咸陽涇陽三原長安皆為親故板留經月始抵華
州妻病留華州一月然後發然所過郡縣多故人親
識病者又時發作故又兩月乃得抵京師焉故所在
輙有作作輙附紙暇日搜録之成卷焉命曰北上集
意以來日可考也

方秀才版屋詩序

儒者之道隨寓而可樂樂而亡所履非真樂者矣方
生讀書慕道不求人知蓋二十載矣未嘗一日出門
戶窺問官府暇日與其友劉生學五字詩於居後作
版屋盡以所得者環壁書之曰吾以是見吾道爾予
向游吳越之墟見諸生肩輿擁蓋聯諸貴人借其導
辟亡有媿色也且洋洋然驕其里閈議其政事若分

定焉彼非方生之徒哉何所趣若是遠也彼亦嘗以六藝之事為所以自樂爾奚不若生退然默也昔有盜者聞人有言盜則艴然媿之有良人者雖加之盜自若耳其生與彼之謂邪馮翊鄉可大忠信士也來道生事請序故引而論之

彭處士輓詩序

處士之德生訓之於鄉人沒傳之於士大夫之作處士於此亦極矣夫非處士之所貴也處士之貴在終其身不可少有不潔約之於子孫宗族如是而已鄉人之訓士大夫之所傳皆見之於此而人說者處士豈曰吾如此乃可以聞之人而我傳也故曰非處士之所貴然則遂亡是可耶曰否有是人焉未有不傳者有不傳者則衆人之責也有十人者皆頑惡不肖以一人之不善告之必皆忸怩以媿其不善以一人之善告之必皆駭異嗟嘆以悅其善也況士大夫之族乎又況長者之道而士大夫之聞之乎故曰衆人之責也若子如濟物者則處士之所貴矣以士大夫歌辭之成也故某後識之

朝邑縣志序

余讀郡邑志蓋將極天下之撰矣然益繁而不能詳

晦而不能白亂而不能理焉此安在於志耶夫志者記也記其風土文獻之事與官乎是郡邑者可以備極其攷革省見其疾苦景行其已行察識其政治使天下為士大夫者讀之足以興為郡邑者讀之足以勸而已然非以夸靈勝之迹崇奬飾之細也而撰者之志每不皆若此焉且何以觀也朝邑令陵川王君涖政之明年以五泉韓子汝慶所撰朝邑志刻成謂予宜序諸首予讀五泉子之志異而嘆曰嗟乎此吾五泉子之所以為志也歟置縣沿革與山川故蹟官署諸事惟歸諸總志此天下之所通冗而不能裁者

斯予之所謂繁焉而不詳晦而不白亂而不理者矣今畢以反之矣名宦所以志其官師之行事人物所以備其豪俊之餘烈恐猶有所遺而不盡也括之以雜記開卷之際凡川源改革之異文獻散失之舊皆縷陳而無憾矣使郡邑之志皆若此則奚有不可也王君名道字遵道作縣而能先事於此此可以徵其政也

送劉思武序

劉使君者山東章丘人也慷慨有志節仕為河南同知河南之人皆安其教不犯刑辟以勞同知之法乃

三載考績來京師故與使君厚者皆置酒餞使君十一月五日首宴熊通政彥卿家酒既酣通政倡為聯句詩以贈又十日王翰林敬夫又餞邀太常廷實曰不可復用聯詩當各為體製夫使君之來也不愆于民凡為郡者莫不舉訓之也吾弗能述焉且不有以媿古人之義乎賓客曰唯唯既而成也賈翰林鳴和屬予為序

送扶風楊侯北上序

楊侯之治扶風三年名實加于上下吏部以臺諫員缺上聞徵取天下治行之優者三十有七人陝西惟侯與宜川朱君預焉檄至將行百姓皇匕擾匕如失慈母不能自寧或至嗚咽泣下夫去留之際覩察政治者慎焉曰惟此真偽莫掩也而又詳諦諸久假驅虞以要人者久則人將賤之故政之美惡因之以覘宋武功之初去敝邑民惡者一而懷者九及其久也其惡者亦懷之矣故曰公論以久而定楊侯將至扶風過予與語言多長者予以為扶風將反手而治也乃其時正值畿輔總制大臣沿村歷疃傳布德意侯坐處堂上里保之長不敢欺負假借紊亂戶則公賑之餘又伸縮勸相各相賙卹以全骨肉故扶風之

民無一莩者侯之恩也其他興行洗滌之事皆正大宏偉難以槩舉予嘗私論關中守令侯當為首稱後見南皐巡撫與毛范二巡按乃悉若予意奏薦之疏稱侯之賢若弗容口比其行也民之怙戀又如彼蓋信賞必罰之中每寓平易近民之意故綜理既嚴而條理不忒身教之下民之觀感自有沛然而不可遏者矣夫侯治扶風雖善一邑之事也行當列臺諫備法從與

天子宰相論天下之政而天下之人又將與被堯舜之澤也侯慎之哉夫不然于此或不能通于彼今既足於此矣舉而措之又奚有不通者哉扶風諸生厚侯之教有年與其司訓王君請予言贈侯因以侯之已行者道之

送蘇榆次序

余以文章之士多乏器識好輕遽議論放乎禮法之外恣恃其私意不可以入於堯舜之道日欲求得溫恭有容止能自志於長者之上不侮不敖而心寔明習者與為友焉可以使吾日聞所未聞久而通也或可以油油然合於古人之道與堯舜之制不遠也然有弗能焉日自以為怒然益不能乃曰夫斯人之徒

固數而後出者蘇君舉鄉試時余同與試與人曰蘇君文人也蘇君舉進士以使便道省母余與語語人曰蘇君見識人也然與吾所謂求之弗得者弗聞焉君今年來京師每與吾語皆淵然非前日也異曰何君之善變也曰君必有庸於世世之事必有賴於君居數月吏部以君為榆次縣知縣君欣然無難色其心下然若以為猶有所不勝也由小丈夫之行觀之將倖倖然破器而廢席必曰我可以為皐夔稷契何以是辱我也古謂素位而行者豈君之徒邪曰君必有大庸於世世之事必有大賴於君蓋由斯行益能

以占焉既數日君奉母夫人往榆次君曰何以語某然余不能別有所為也君暇日亦繼續其志而已有所不獲必曰吾母廢吾友也是則吾語耳矣

贈谷侯序

關中之地號雄勝有佳山水者莫如西安數縣其間風俗士習可以不為有司之所怒者數縣又莫如武功然武功之壤北接其肅東接京輔西接巴蜀雲貴諸省自歲貢方物以上至賓使官府吏局往來歲無虛日無逋夫以應無乘馬以馳民苦於供邊之役又多不得致力於農終日以此役役於官由數縣之民視

之武功亦甚敝矣然令非有安靜之德則民亦無時以就敝故於其令之將至也惟恐亡得良令焉臨潁谷壽卿將令武功余與賈太史鳴和餞都城之外既酣且醉也乃書是以贈之

贈吳涇陽序

涇陽為西安劇縣政繁而道衝俗美而習敝民逐末干文者十九相翅為之令者亦已艱矣於是關中軌事之臣擇可以居是邑者莫如吳君乃自淳化拔之涇陽與涇陽相近諸邑聞吳來咸驤首跂足以伺窺涇陽而吳君不競不絿旬日之間庶政以定紛者弗惑雜者就列匿者出散者集豪毅者吞桴順者紓偵伺者遠吏循典則士懋修習則皆相視拊辟而相語曰何我之弗為涇陽之氓其若此于于休休者何獨涇陽然也又數月徧關中知名吳涇陽矣初君至涇陽時予適往高陵訪呂仲木三原訪馬子伯循二君子者咸稱不容口而予往返道皆由涇陽蓋已親君之行事與父老之所誦說無殊二君子之所稱也馮武功者君同年也因歸而語之馮君則歎服焉武功之政先是亦冠弁關內者其所以歎服君要之有要矣夫事以順集功以偽敗其訓甚逖不可易也故曰

言忠信行篤敬雖之蠻貊不可棄也蓋順則條理不
亂而舉措罔惑示之以一而要之以二則民眩而莫
承故政嚴而心勞刑罰不中拘檢弗獲此非百姓之
罪也故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分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詩書所載豈不信哉故君子之於政亦惟求諸其一
而勿雜耳予嘉吳君之已行能與此不謬而効應不
爽乃知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凡先人之論著不
可不慎也御史傅君以君之治狀上聞天子涇陽士
大夫庶民小子莫不欣躍愛戴以為茲所以酬荅吳
侯之用心而涇陽學官諸生既而又以學諭書來請

予言贈君其志以予為知君也於是以此歸之又因
以告君曰君子之于事也修諸其在我者則業廣而
聞長求諸其在人者則功多而効尠君所以行乎其
已者既已有然矣君不日將為
朝廷耳目之臣而民瘼吏治不已有問乎哉其尚以
行乎涇陽者率而行之則君之德澤不徒加諸涇陽
之氓而已矣君懋之哉

賀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晉溪王公平土
番序

國家封哈密為瑜關以西之外藩當時哈密既強又

受有
天朝顯封諸藩莫敢抗也逮成化弘治以來土魯番
强噬諸番奪哈密逐其君積六十年漸不可制
孝宗雖嘗命文武大臣興師問罪擣其巢穴矣王師
比還而驕悍如故賞之不厭其心威之不致其畏固
以軌事諸公之過也何也
國家以一統之盛臣服萬方土魯雖强竊據西北一
席之地而叛服不常如此我義未直兵則何畏我求
方劇予則何恩是以信義不行綏靖無法徒厪
廟堂籌顧之憂無補彊圉侵凌之患而中朝士大夫

又重聲譽而略綜核謄口說而賤事體故允蹈者少
浮夸者多遂使生靈厄於原野轉輸殛于道塗非軌
事諸公之過哉
天子嗣大曆服起前少師吏部尚書晉溪公于戎伍
改兵部尚書授以節鉞總督茲事公至莘遂方重臣
於帷幄而論之曰國之於夷狄固不可過撫以納侮
亦不可深拒以窮兵唯順則撫故賞斯恩焉唯逆則
拒故威斯畏焉諸君歷事既久顧不足以知其故乎
回鶻賈胡耳仰華夏以為利藉黃麝以厚生往昔侵
方物而絀信義勒貢獻以啓釁尤吾輩固不欲仍乃

仆跡矣曷求所以固圉息兵之道乎乃出其羈使納其貢夷擊窺伺之惡示歸土之諭於是混淆者革扞格者通方物無培克之虞勘報無稽留之苦觀其籲天改過出印獻城則夷情大悅夏德丕宣可知矣牙木蘭帖木哥土巴土魯番心腹爪牙也皆望風歸化畢命致身而六十餘年難制之虜一旦以笑談決之固信義無絀于我而恩威允叶其心云爾當時軌事諸公何獨不若此哉嘗見甘肅鎮巡挽留之疏謂公是非可否每明辯於經畫之時成敗利鈍不取必於智謀之末敢於任事而行人所難行善於應變而決人所難決遂能展布四體庫濟一方斯實録矣厥功既聞

天子加公少傅兼太子太傅甘肅諸公因父老感激之意地方寧謐之餘徵文賀公予不佞故即當時之事所私見者與公之所已行者叙之後之觀者倘有取焉可以知

國家之長計矣

送王侍郎序

正德元年夏五月甲申

天子聽政奉天門百工庶官咸祗咸侍户部左侍郎

華容王公得告歸致宣謝
恩命百工庶官罔不嗟異曰公弘度博識受知
先帝維新之始正必有公以贊輔建正公乃務欲潔
己如天下何釐人康海聞之曰大臣之義以建正為
大以修潔其身為本夫事至無可逆見也況大臣之
位關天下風俗氣化之重苟一不潔於我則所以處
位臨事將拳拳焉惟人情之咈是彌即有周公孔子
之智亦日惟彌諸其咈而已凡公之所以懇切求去
皆以媿夫利其位而不急其意者也彼將以彼所以
彌諸其咈者為能逆知後之所至可以終身其位而
不敗也公之去乃所以為義也於公何疑焉朝退凡
慕公之義者皆拜公之門望公之色陶然以樂無所
悔惜則又曰彼固無所慕於中者則何事彼復有可
尚也
國家有天下百五十年誠如斯人之風彼有官秩者
誰不以義激也越二十又六日庚午公乃啓行以歸
朝之縉紳大夫餞公都門之外執公之手不忍與別
其稱述之士皆謂不可無述相公乃又賦詩贈焉既
成屬康某曰若知公最深公去繫天下之望凡公之
行若宜序之夫公盛德大節著在人耳大臣去國者

由公之前不知凡幾人也以禮而去能使人嗟咨於
朝高尚其志者由公之前又不知凡幾人也大臣之
義顧公終始為備吾聞公有孫幾人子幾人皆讀書
學文善有法則凡大臣之福亦顧有公備爾彼利其
位而不識其義者雖其終身且未知也焉知其後之
何以似乎苟聞公之風而悔悟之焉知後之所以有
是人不由公啓之也是月辛未　康某序

跋

題唐漁石雲南兩疏後

此唐子以監察御史巡按雲南時作也讀此二疏而
又逆觀當時之行事非守死善道執德不回之君子
不可幾也

毅皇帝聰明寬裕有君人之大度顧崇遊畧細間為
奸邪所乘褻弄威福流毒士類而又不自砥礪修飭
惟是弭畏憤職故上虧　國經下失道守而紀綱法
度因以不若
祖宗之舊者不獨奸邪然也曩者客自雲南來云唐
子巡按雲南綽有風度至要其事實則正此二疏所
指顧予不得覩其文辭然快心焉乃唐子以提學來
關中于是請而觀之三復興感焉曰嗟乎天下固有

經雖大奸羣肆莫能變也至其綿則隨觸而紊非可憂者也故君子之責獨先守經經正則天下無不一於正今之君子恤其緯而不求於經故往而踣動而棼非時之難所以處乎其時之難也錢寧事

毅皇帝寵璫避席卿相俛首聲勢所加不拉而靡賣官鬻獄厥門若市當是時苟有所授莫敢弗應也況蔑和為其義父敢當裂其書而力制其案此非守經不惑明義理之分察執守之節必不能也鳳朝鳴父子稔惡神人共怒積賂交權若援手足公卿覆論尚多曲辭唐子以孤子之軀遐當萬里乃抗奏數四卒

允常刑孰不以為至愚然終寧之身無敢以禍加之者彼固知此之為經也君子之於事也守其經行其義而已矣吾義既正則小人雖欲肆其志意亦必以經為思以義為畏而不敢矣魏操以三分有二之勢而猶下意於僝存之獻畏其經也操之大無忌憚者是尚思畏之則寧之竊弄威德顧敢遽溢於操而弗畏耶予於此既以服唐子之氣足以有執於是而又有以服唐子之識足以不惑於是因私識諸兩疏之後苟有觀唐子之風者將必興感於斯文焉

明妃寫召圖跋

藍玉夫西過武功出此卷示予曰此明妃寫召圖圖凡十二人上一人褕褘翟冠一手指侍兒一手托几而坐一侍兒侍立看畫工畫工綠衣博帶持悍北向又三美人迤邐來一人以扇掩口而一人牽袂附語一人後行正簪一小姬抱象扳隨焉傍又有二姬一立而持兎一揷扇拽裾向執兎者姬後又有二人服如三美人方舁盤持盂至曲盡意度矣其褕褘而坐者盖明妃畫工毛延壽雜記言元帝宮多美人令畫工圖之有幸則被圖以召故宮人率厚賂畫工明妃姿容超麗不肯賂畫工而延壽陰毀其狀後竟不得召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來朝帝以明妃賜呼韓邪召入見之帝大悅業已以明字行遂不復留明妃而殺延壽此即其事也夫明妃待詔掖庭時修潔自好以為足以事君矣安知流徙遠裔與夷狄異種為伉也士抱誠明忠直之心一為讒毀阻間不得售美於君者何以異此哉何以異此哉

書朱子卷後

此諸公所以贈凌谿子守延平者也凌谿子在延平能率循其行事使民淳俗美此於諸公之贈何少愧予得而覽之知諸公於凌谿子倚望甚厚夫士之有